

# 远山的印记

□全媒体记者黄金晶 通讯员许维 陈泉霖

“滴滴！滴滴！”  
10月14日早上9点多，一辆银色的面包车沿着远处的山脊，驶进了保康县寺坪镇三尖山村。听到熟悉的喇叭声，不少村民探出头来，向着车来的方向张望。

每到一家农户门口，面包车都会停下片刻，然后继续前进。车轮的印迹，串联起了村里星星点点的民居。

开车的人名叫黄德印，是保康县邮政分公司寺坪支局经理，也是三尖山村等7个偏远村的乡邮员。尤其是三尖山村，它是距寺坪镇最远的一个村，据清同治《保康县志》记载，三尖山因“山形可联延，耸峭天外”而得名。这条仿佛通向云端的邮路，黄德印已走了29年。

从24岁开始，黄德印就往返奔走于大山深处，先后投递出党报党刊、信件约700万件，无一错漏；他以质朴的利他精神，为山区老人免费“带货”、义务“摆渡”，为乡亲们“投递”着山外的世界，又替他们带出了山里的期盼；他前后资助十余名困难学生成人成才，把善德善行印刻在了远山的每一道褶皱里……



2010年8月9日，乡邮员黄德印在送邮件途中

1

53岁的黄德印，是个典型的山里汉子。朴实敦厚，言语不多，脸上总挂着实诚的笑意。

9月底的一天，记者第一次采访黄德印，是在他的办公室里。说是办公室，其实就是保康县邮政分公司寺坪支局的一个小隔间，加了一张桌子和几个板凳。

放文件的桌子上有些浮灰，黄德印不好意思地用抹布擦了擦：“一个星期有六天都在外面跑，天天脚不沾地，让你见笑哩。”

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喝了一口他递来的茶，清香的茶叶里竟放了不少白糖。泡糖茶，这是山里人的待客方式。

2

1995年1月，临近春节，深山里冷得刺骨。24岁的黄德印，第一次走上了山连山、峰连峰的邮路。这一走，他才知道这条路到底有多难。

那次，他是在马良镇重阳片区送邮。近百里的山路全靠步行，40多公斤重的邮包全靠肩扛，一走几十里都没有人烟……还没走多远，不熟悉道路的黄德印就迷失在一片深山老林里，直到天黑还在山里打转。

害怕、绝望、委屈，情绪一股脑地涌了上来，他抱着松树大哭。哭累了，饿着肚子在草窝里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清晨，黄德印靠着日出辨别方向，这才走了出来。到家时，一双崭新的解放鞋已经磨破。

还有一次，黄德印给一位居住偏远的村民送信。刚靠近屋子，两只大黄狗突然窜了出来，其中一只狗上来就咬住了他的邮包。

黄德印急红了眼，死死护住邮包，腿却被狗咬住不放。闻讯而来的村民喝退了自家的黄狗，黄德印的腿上却留下了四个深深的血洞。

村民慌了神，要送他去医院。黄德印简单地把伤口止血、包扎后，又一瘸一拐地上路了：“哪有时间上医院，还有好几十户的信要送呢。”

累啊，无法忍受的累；苦啊，连说都无人可说的苦……没过多久，黄德印就想打退堂鼓。后来，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件，让黄德印感受到

伴着这杯糖茶，黄德印向我们讲起了他的故事——一个从苦里走出来，却把甜带给无数人的故事。

1971年，黄德印出生在保康县寺坪镇蒋口村的一户普通农家。

那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极度贫困的小村子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，门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，门内是家徒四壁的穷困。好在，父母的善良与宽厚，给了黄德印人生最初的温暖。

黄德印的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识字不多，但天性乐观贤惠，总能用有限的食物，经管好一家人的生活。父亲则是一个精干的篾匠，靠着手艺讨生活，总在别人需要

的时候搭一把手，人品和人缘在村里都好得出名。

父母的身教言传，让黄德印学会了为人处世最朴素的道理——与人为善、心存感恩。

高中还未读完，不到20岁的黄德印就开始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。挖土、挑灰、搬砖，半大的小伙儿经常累得精疲力竭……

因此，当他好不容易在镇上找到一份邮递员的工作时，全家人都喜出望外。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，用生涩的字迹给他写来一封长信，叮嘱他一定要“好好干、不要奸”。

这6个字，从此便被黄德印牢牢印在了心里。

了这份工作的分量。

原来，发件人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，当时他正在服刑，女主人带着幼小的孩子住在山里。收到这封家书，母子俩的泪如泉涌。

拿着黄德印送来的信，年轻的母亲光顾着哭，因为看不懂字。黄德印便帮她读信，又帮她回了信，在信中鼓励孩子的父亲好好服刑。

后来，只要有这家人的信件，黄德印总会帮着读，又帮着回。一封封的书信，连接起一家人的思念。

在这些家书的激励下，孩子父亲积极改造获得减刑，提前半年就回了家。后来，他逢人便说：“多亏了黄大哥送来的这些信，我才有了重新做人的信心。”

这件事，也让黄德印深受触动：“信件是大山与外界唯一的联系。每一封信的背后，都是一个家庭的盼头。这条邮路再苦、再难，我也要挺下去！”

深山交通不便，一个班要步行3天，每周要走两班。一年365天，黄德印有近300天都在邮路上。

渴了喝山泉水，饿了啃冷馍馍，累了就睡岩窝窝……常年的奔波，让黄德印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。每到秋冬季和阴雨天，他都要用塑料膜裹着双腿防风、止痛。但他送出的报刊和信件，一件也没有耽误过。

2007年正月，黄德印收到了一

封来自美国纽约的挂号信，接收人是寺坪镇李家湾村的张正发。可跑遍了李家湾村才得知，此人早已搬走，不知去向。根据规定，黄德印完全可以写信退回。

“从那么远寄来的挂号信，一定有很重要的事！”黄德印一有空就四处打听，连续7天跑遍了镇上人口密集的地方，终于找到了张正发的新住址。

接到信，张正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拉住黄德印的手不肯丢：“这是小女儿寄来报平安的家书啊，我们全家人已经盼了好久啦！”

寺坪镇简家坪村七组病退医生周兴炎，这些年一直订有《襄阳晚报》。因为他肢体有残疾，黄德印每次都会把报纸送到他手上。到了腊月，周兴炎帮村民写春联，黄德印还帮他销售。

29年来，邮路上的黄德印先后穿坏了130多双解放鞋，用坏了5辆自行车、4辆摩托车、1辆面包车。他跋涉的距离，相当于绕地球走了14圈；他送出邮件560余万件、党报党刊140余万份，无一错漏。

这份工作这么苦，是什么让他坚持了这么久、做得这么好？黄德印说：“没有这份工作，就没有我现在幸福的生活，我是真的感恩啊。为党和政府多做事，为乡亲们多做事，我心里才能踏实。”

(下转第10版)



2012年3月15日，黄德印在乡邮路上艰难行走